

佛

崖

集

卷三

佛崖集卷三

史談

潼關縣趙鵬超冠青著

歷史之名稱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是史者記載之官名也非記載也故馬班之作標名史記漢書允爲得體後世如晉史宋史之例直以史爲記載之代名詞寢忘其失矣然相沿已久未可猝易姑仍其稱吾從衆謂之歷史者何按歷訓過又訓經歷猶言歷代經過之事實云爾故一人一家經過之事實亦可假稱之曰歷史卽此意也

歷史之體例

史家最重體例體例不明此史之所以無善本也今以編年爲經採用春秋傳朱子綱目司馬溫公通鑑之法以記一代相傳之次第以事略爲緯卽用子長八書孟堅十志之例以載一代之制度典章然不謂之書志而謂之略者非趨簡率也蓋以學校授課時間有限勢難詳覈故耳

歷史之義法

史家義法創自春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馬班繼起遠紹尼山敍一人而賢否立分敍一事而得失不泯劉知幾所謂不假摧揚其理自見者是也春秋家法於焉猶存史漢以還斯風渺矣今之歷史雖不敢希

蹤古人然於義法之所在則不可以不知否則漫無取裁
雖有鴻編瑰製適成爲文人之兔園冊子而已又何以史
爲

以上係丙子在陝西國學館編述歷史之緒論附載
於此

中華民族產生之說明

民族者歷史之主人翁也凡欲精研歷史者當精研民族
之何以產生實爲第一要義而自來講人種學者動謂民
族之始始於猿之進化是殆狃於雀化爲蛤鷹化爲鳩之
觀念妄作理想之推測而不知其有不然者果如其言彼

巫峽兩岸之猿千百成羣何以自有史以來不聞有一蟬
蛻者以驟躋於圓顱方趾之列豈果靈於古而鈍於今歟
抑何其說之恟恍支離也夫天地絪縕萬物化生鹹者爲
水苦者爲火酸者爲木辛者爲金甘者爲土雜者爲毛爲
羽爲鱗爲介爲蠕行爲喙息蠢焉終古至不可以究詰而
惟此扶輿清淑之氣誕而爲人具四端之美立三才之極
聰明而傑特夫豈區區形似者所能擬其萬一此神明華
胄之說所以傳自古昔歟

史前之如是我聞

天地果無初乎果有初乎開闢以來果如春秋元命苞所

謂至春秋時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乎抑如邵康節所謂
至堯甲辰時六萬四千六百六十年乎文字未立其孰從
而質之要之如伏犧神農者雖曰得諸傳聞其所表見皆
不虛明德亦遠矣吾觀伏犧之教民佃漁畜牧畫八卦造
書契作甲歷制嫁娶造琴瑟神農之藝五穀嘗百草始爲
日中之市已駸駸乎脫離古初實啓奔世文明之橐籥世
顧以伏犧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而竊竊焉疑之不知
此特表聖哲之神奇猶如後世漢高龍顏班超虎頭武墨
鳳頸馬周鳶肩之意云爾豈真有繼天立極之君而或鄰
於不倫不類之列哉若徒泥於文辭則失之遠矣

黃帝

黃帝者中華開國之始祖也莘莘同胞疇不豔相稱述爭爲吾族光乎雖然緬懷祖風赧顏殊甚夫爲人後者紹述箕裘始稱克家之令子吾聞黃帝之時擒蚩尤逐葷粥常至巡行天下以兵師爲營衛尙武之精神炳若日星豈不謂後世賢師吾武不賢無爲他族所侮哉乃三代以下孱弱相尋喪師亡國之辱史不絕書使黃帝有知毋寧爲若敖之鬼弗歆其祀矣乎然而今之談政治者猶侈然曰吾欲遠師西歐近取東瀛一似張國威而攘外患舍此之外別無可法也者曾亦檢閱其族譜而知有雄材大略之鼻

祖否耶亦可慨已

道統

唐虞之際最足令人注意者爲萬世開心學之統堯告舜曰允執其中舜以之命禹更益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言益見粹密世謂之十六字之薪傳韓昌黎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以及孔孟者是也卽至後世如程朱之主漸陸王之主頓亦孰不鑽仰於斯可以知衣鉢之所在矣

詩歌

吾觀虞廷喜起卿雲薰風諸什而知帝王中有詩伯也其

言曰詩言志歌永言實宣六義之奧旨後之葩經三百及歷代之宏編偉製皆權輿於斯矣是爲吾國詩歌不祧之祖

繪畫

吾國六法之論起於北齊謝赫迨至宋元探微窮奧遠非歐美所及而其起源實在四千年前帝舜謂禹曰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汝明是爲我國繪畫之始

社會

唐虞時之社會情狀若何史無記載然卽康衢童謠及老人擊壤歌觀之則其時之民庶羣游於光天化日之中猶

仿佛如見矣

夏商制度

夏正建寅整齊時日最有益於農事民到於今受其賜殷之輅樸屬微至想亦尙質之表現孔子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斯二代之特色也

夏商農工

間嘗讀禹貢觀所謂制田辨壤及所貢之漆絲織文卉服諸物又嘗讀商頌觀所謂稼穡匪懈以及龍旂錯衡諸器而知兩代之工藝早與農業同臻於發達之域矣

夏商社會

魯論之美禹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君猶如此其在民間社會即可推測而知至殷人尊重神權似較夏時爲尤甚何言之改年爲祀一證也巫咸巫賢爲大臣二證也近時殷墟掘出甲骨文字言卜祭者居多三證也孔子云殷人尙鬼不其然歟

夏商外交

大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一則樹威於開國之初一則禦侮於中興之際以故二代歷世千有餘年除此二役之外更無他患者非倖致也以視後之不自振厲者判若天淵矣

周之太王

通天下之大權慨然有革命之志意者其周之太王乎嘗讀魯頌之詩至於翦商一語而知其有陰謀矣夫翦者何由近及遠由小及大因漸而入之謂也外託服從之名內懷并吞之實非素有大志者惡足語此卽當日由邠遷岐已可概見何也邠地磽瘠不及岐下遠甚岐下秦之腹地也秦中王氣開闢以來鬱而未發兼之四塞爲固綰轂關河一旦有事足以扼天下之吭而拊天下之背當其來朝走馬以前諒已籌之熟矣孟子謂避狄而去不知陽託避狄陰實遷都耳自來有天下者不患無取天下之志而患

無取天下之勢漢唐之興猶知先定關中以爲根據誰謂
英明如太王而獨付之夢夢耶卽其屬耆老而告之者亦
不過籠絡人心欲攜民以實關中而厚集其翦商之力不
然周自公劉入狄及太王之身已歷數世狄人之風土習
俗諒已深知豈難籌預備之法保全境土何遽不設一謀
而爲之蒼黃逃遁哉且吾讀綿賦之詩觀夫皋門應門之
設而益見其翦商之心蓄之已久註云及周有天下遂尊
以爲天子之門則其時建築逾分已可想見豈復知有商
哉或曰信如斯言太王得毋貽人口實乎是不然太王翦
商之志卽武王伐商之志也知伐商之可爲義師則知翦

商之不爲過舉事可以比例而知者也不然翦商之事果爲悖德爲之後者方且諱之不暇而反洋洋然頌之於義究何居哉

周之文化

近世講殖民政策者動言文化侵略而不知實濫觴於成周之初按周承二代之後其文化之所及不出今之河南及河北山西二省之南部山東西部陝西東南部一帶環於四面者東有山戎萊夷徐戎淮夷南有荆蠻羣蠻西北有羌氏犬戎西戎周因封其元勳懿親廣樹屏藩逐漸開拓遂演成今日之疆域考古者往往按圖而稽之曰某府

某縣昔爲某種民族之舊壤今則咸隸版章而不知皆由周之文化陶鎔中得來也吁亦偉矣

周之禮教

躬睿聖之資探治化之本夙絕古今者其維周公乎創制五禮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舉天下萬事幽明而悉經之以禮收其效至於刑措者四十餘年可謂體大思精允樹治世之極軌惜乎秦漢以還庥風已渺韓昌黎讀儀禮至以不得進退揖讓其間引爲憾事有以也今東西各國號稱文明而囹圄之中囚徒繼屬其亦知公元之前我國有此刑措之美也否乎

諡法

古無諡法至周始有之亦尙文之一端然一字之輕重而
其人之善惡立見亦春秋褒貶之嚆矢也至於始皇雖暫
廢於一時而後世仍行之使居顯位者咸有身後之顧慮
彰善癉惡隱助賞罰之所不及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甚
巨若徒以虛文視之則謬矣

宋人

戰國人士設喻譏刺每每託之宋人如孟子之揠苗助長
韓子之守株待兔以及寶藏燕石刻楮爲葉之類雜見諸
家者不可枚舉詳繹語意無非狀其愚騃而已想由宋襄

公之迂腐有以啓之今吾國每行一事動貽誚於列強殆亦宋人之續耶安得秉國鈞者一雪斯恥無若宋人然哉

西施

南陽詩人王克歌云民國八年泌陽縣民掘地取水晶石發見范蠡墓旁有一棺題曰西施予曰舊說范大夫載西施游於五湖卽此可以證實因笑謂克歌此老滅吳之後挾重器載傾城大可以娛此暮年不亡何待使其在越能免烏喙之妬且忌哉克歌曰此雖戲言惡知其非實錄耶

說難

吾讀史記酷愛說難一篇及讀韓子全集遠遜史記所載